



天涯诗海

夏日风情

(外一首)

■ 王富祥

夏日浓妆,万物茂盛。椰树不拘一格
以向日葵的姿态语言
立足于大地,向着太阳的方向成长
那些长翅膀的物种
有的浮想联翩
有的穿梭于庄稼地之间的花蕾
以钻探方式寻找资源
有的长途跋涉
在蓝天、树梢或沼泽间切换
姿势
果实丰富,凤梨随手可摘
这多汁的季节山环水绕
鱼籽泛滥,沿故乡的岸边远行
雾腌制过的山峰充满非虚构
的神秘感
密林供养蝉,总是在最热时
用浓稠的长鸣声唤来一场雨水

布谷鸟

站在树尖。向南延伸的某一根枝条上
一阵啼鸣
一棵树都春光附体

掷地有声的字符滴落
万物敞开心扉
胀浆的夏天,有些心动

季节证明各种是感性物质
村姑大把地撒播下去。鸟鸣,和着泥水
发芽是迟早的事

就在一沟渠前,秧田装下天空的倒影
时光宁静
偶尔有燕子参与其中
一段倒叙,描绘着粮食的前世今生

笛声吹满夏天

(外一首)

■ 龚凯健

夏天,有一片繁茂的绿地播撒什么,都盛开着热情
我念的人,那么近又那么远
他白昼种瓜豆,夜晚吹笛
或白昼吹笛,夜里照料瓜田
他种瓜豆的模样像挥舞画笔
将梦想和歌谣,一并编织进青翠的绿叶间
他总把炽热的汗水轻轻拭去
只说生机,只说希望
却从不说炎热的煎熬
夜晚,他站在瓜田旁
月光下的笛声悠扬
如同清泉流过心田

山涧幽兰

山谷中绽放一种花香
有人来了,它就羞怯地低下头
香气却弥漫山谷,化作了一片片随风摇曳的绿叶
向山谷低语。远方一定有一种回声与我共鸣
轻轻荡漾在山谷,它的旋律足以让一溪清泉,悠然舞动
漫步岩间,头顶的天空被描绘成一幅宽广而细腻画卷
身旁的鸟儿自林间跃出
我随鸟鸣,在山间探索
仿佛我们是活在山谷的两种和谐

在山谷的每一角落
都藏着生命的奥秘
每一步行走
都是与自然的亲密对话

在我们的乡村,半夏果的读音是“半哑果”,这个读音,让人听而生畏,我可不愿变成哑巴。我不会去尝“半哑果”的。

空气炽热,暑假中的乡野孩子们喜欢在青纱帐中“躲猫猫”。
被寻找者四处躲藏,躲在芦竹丛中、玉米田里、土坡上的小树林里。也喜欢分为两派,一派扮演“好人”,一派扮演“坏人”。“好人”抓“坏人”,却总有漏网之鱼。有次,我们作为“好人”去抓一些“坏人”,有一个“坏人”,怎么也找不到。阳光已经不那么毒辣,天色将晚,我们从田野中回家,发现那个漏网之鱼,竟然已经在家做好晚饭,正在烧洗澡水等待大人回家洗澡吃饭。我们气得哭笑不得。
夏天的乡野,是孩子们的王国。暑热难熬,孩子们自有妙计。村边浅浅的小河湾里,每天都有一群光屁股小孩在野泳,在水草里抓鱼摸虾,游泳技术好的孩子会凫水到更远的大河里。村人的菜地里,那些黄瓜、西红柿、菜瓜还没有完全长大,往往就没了踪影。我常常看到一群小孩,每人手里捧着一个西瓜,走在田埂上。一个大人发现了,在后面边追边



小巷好时光

我喜欢穿行在巷子里。偶遇清风,风在枝头躁动着小小的香樟叶,窸窸窣窣,似笔尖在纸上噼噼而行。风再大一些,将水桐树叶都翻动了,软扑扑的声响,仿佛水乡里的哗哗浆音,过了古老的桥洞,遥遥地鼓动耳膜。这时,光阴是清凉的、安逸的、馨

闲庭信步

香的,似水中的薄荷液,气息盈盈地浮动在视线里。
夏天的树木异常茂密,深深浅浅的绿色在小巷里拥挤着,整条小巷就那样绿起来了。空气是绿的,树影、人声是绿的,时光也是绿的。巷口有人将婴儿的衣物在尼龙绳上静静地摇晃着,像一阵散发着乳香的微微鼾声……那鼾声,竟也是绿的。
到了黄昏,绿色稠成了暮霭,隔开天光在巷口聚拢,悬浮在头顶。巷内有人家,灯火会一盏一盏亮起来,轻轻地把影子拉瘦。带着自己的影子一路前行,要是碰巧有月亮跟上来,影影绰绰的灯火下,巷子犹如一截长长的丝绸水袖,在夜色中流淌,时光变得暖昧起来。
一条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用一把旧钥匙,划开厚厚的墙……这样的小巷诗意,孤独,沉默,决

百家笔会

天伏半夏新

□ 王惠

骂:把瓜放下,放下……你们这些偷瓜贼,小贼子……胆小的小孩赶紧把瓜放下,撒腿就跑,胆大的孩子,钻进玉米地,手里依然捧着西瓜。
在暑假里,孩子们不仅玩,也是家里的小劳动力。
孩子们割草喂羊,帮助家人摘豇豆、摘西瓜、掰玉米棒……一个暑假,村庄里的小孩子们个个晒得黑如炭,却也帮大人做了很多活计,也变相为自己赚得了学费、书费。
在乡村里,我和小伙伴们还捡过废品。废薄膜、玻璃瓶、废纸,只要是废品,我们都捡。废品量少时,堆放在我家屋后的小竹林里。稍微多些了,我们就用蛇皮口袋装着废品,骑车到镇上仓河边的废品收购站去卖。烈日下的汗水,换来了几元钱,那是很幸福的时刻。记忆中,我们平分了卖废品的钱,没有一个孩子舍不得用捡废品的钱去买一根冰棍吃。这钱,要么交给大人,要么留着开学时买纸、笔等文具。

不记得最开始是哪个孩子发现了一条新赚钱之道——挖半夏去卖。
我先并不认识半夏,只见过有人家门口晒着的半夏果。听说半夏可以卖钱,我便缠着爷爷带我认识半夏,说我也要挖半夏。
爷爷带我到玉米地里,他蹲下指着几棵不起眼的小草说,这就是半夏。半夏高约10厘米,绿叶呈剑形,有的长着3枚叶子,有的长着1枚叶子,叶子长约15厘米。爷爷拨起半夏,指着半夏的根茎说,这个白色带须的圆形的小颗粒,就是半夏果,你挖的时候,只要留这个果,其他的都不要。
“你千万不要吃半夏果,吃了会变成哑巴的。”爷爷叮嘱着。我把头点得像鸡啄米般,说,知道了。
如我们的乡村,半夏果的读音是“半哑果”,这个读音,让人听而生畏,我可不愿变成哑巴。我不会去尝“半哑果”的。
我带着一把小铁锹和一个竹篮,走在玉米地里、芦竹丛和小树林中。半夏喜欢生长在大棵植物的下方,它应该是喜阴吧。挖半夏果,并不复杂,半夏的根茎埋在地里并不深。找到半夏茎叶后,蹲下,用小铁锹插入茎叶边的土里,压下小铁锹木柄,半夏便从土里被挖出。摘掉茎叶后,我把带须的半夏果扔进竹篮里,再去找下一处的半夏。
梅雨季节后的三伏天,田野里,经过雨水浸润的各种植物疯长,墨绿色的玉米舒展着肥大叶片,叶片边缘像刀片般锐利。半夏新果受玉米庇护,无声地膨大。挖生长在玉米株下的半夏,常常被玉米叶片刮到,光裸的手臂有时会被刮出一道浅浅的血痕。

绝,也充满向往。墙是红砖砌成的,刷了白色的石灰,却也已经斑驳掉了,爬山虎长得一季比一季旺盛,那斑驳会显得醒目。爬山虎长势正好时,会完全覆盖住两面的墙,如两道站立的绿色小河,完全一副山河翠碧云莽莽的架势。站在巷子里,我用手,轻轻地触摸着巷内的时光,那时光里噌噌燃起来的青春,一下就把心里藏着的无数只安静的鸽子,扑啦啦地响彻一小片蓝天。
老巷子的每一寸空气里,每一块砖瓦里,都弥漫着令人沉醉的旧光阴。
一条老巷深处不打眼的铺子里,摆放着大缸大缸的米酒,氤氲着醺然微醉的酒香。地板有些潮了,春季的时候会长出小群的蕨类,酒缸用红绸子封了盖,像待嫁的新娘子,喜庆而隐秘。后院正煎着酒,酒水顺着竹节吧嗒吧嗒滴落到坛子里,烟从瓦隙中

扭着身子攀爬到天上去,这烟,应是最先醉掉的那一个吧?
再看那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阶,有年轻的小媳妇坐在檐下纳着鞋底,她脚边的一盆葱,正长出耀眼的青汪汪的颜色。葱叶尖上滴落着温热的洗脸水,盆里幽幽地冒着热气……那热气里,满是生活的香息,弥漫成温暖的最初模样。一位经常在门口打盹的老奶奶,似乎已经成了巷子的一部分,那么契合。她用身体盛着一碗陈年的时光,送给每一个细心的路人,然后内心安详地等待融入泥土。她的神情告诉我,老去并不可怕,那是一种光阴酝酿的味道……
我现在居住的城市里有很多巷子,每一条都是一份古朴的欢喜。巷子,是这座小城柔软的内核。巷内有好时光,绵藏岁月深处的幽谧与风情,无可替代。

万家灯火

早上起床,我看到微信上母亲发来一篇名为“三伏天晒背,健康一整年”的文章链接,无奈地摇摇头,心想这样的天气在太阳下多站一分钟都是煎熬。但印象中,每年入伏以后,母亲的确把“晒”当作一件大事。
每年入伏,也正是双抢农忙时节。每天公鸡还没打鸣,父母就得下地干活。等我拎着食盒把早饭送到田头时,父母的衣裳早已湿透。在田埂上匆匆吃完早饭,父亲便回家换上工作服去工厂上班,留下母亲继续在田间劳作。母亲来不及休息片刻,摞下碗筷就接着割稻、打稻、插秧、耕田、耙田,直到晚上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才回家。
一天之中,母亲只有在午后太阳最烈的时候休息上一两个小时。田里的活计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母亲的背也就从晨光微透,晒到烈日当空日落西山。下了工,母亲常常直不起身来。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母亲弓着腰,在月光下一板一眼走在田埂上的样子。母亲洗澡时,我曾见过她被晒得红得发黑的背。母亲的三伏晒背不为健康,为的是家中的生计。

挖芦竹从边和小树林里的半夏,要特别小心蛇。三伏天,蛇无法躲在洞中,它们喜欢在芦竹丛和小树林里捕食小鸟和青蛙。进入林深草密的地方,我常常用小铁锹敲敲芦竹和草叶,这叫“打草惊蛇”,蛇听到动静,会很快游走。
三伏天,玉米叶的刺割,我毫不在意,我知道,半夏果,可以卖钱。钱,可以让我买得课外书和学习用品。
从田野里挖出的半夏,需要清洗后晾晒,去除表皮上粘连的泥土,更容易晒干。我常常在村东头的小河清洗半夏。站在水里,弯腰淘洗着竹篮里的半夏,一手提着竹篮的把柄,一手快速搅动篮里的半夏果,浑浊的泥水迅速落入清澈的河水中。半夏果,露出了清亮的白色。
我家门前经过多年踩踏变得坚硬的泥地上,晒着我挖来的半夏。爷爷帮我把手半夏的根须拔除了。爷爷说,收购点不收带须的半夏。
夏日阳光暴晒几天后,半夏便晒干了,我用手捏着半夏,捏不动,看来差不多了。我便去卖半夏果。我卖过好几次半夏。镇上收购半夏果的地方,在仓河边的土特产公司里,靠近食品公司。
土特产公司院内的水泥场上,晒着刚收购来的新鲜蒲公英叶和竹叶青茎叶,院内散发着一股新鲜草木汁液蒸发时的香味。
收购半夏果的人戴着眼镜,他咬一下半夏果,看半夏有没有晒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怕变哑。如果没有晒干,他会让带回家继续晒,或者价格给低一点,算扣除水分。我的半夏,从来没有被扣过水分。那时候半夏2元一斤,比废品贵不少。拿着卖半夏果得到了几元、十几元钱,我的心里无比畅快,我早就忘记了三伏天在玉米地挥汗如雨挖半夏的辛劳。
天气稍凉的九月,我们开学了。开学后,用自己赚的钱,买几本散发的油墨香味的课外书,那是对一个乡村小孩在夏日里既疯狂玩耍消夏,也不怕辛苦赚钱的最好礼物。

浓缩的情,从这里放飞:
给西湖柳浪,捎几串南海鹭鸟的问候。
给珠江灯河,添几瓣三沙夜光贝的风采。
给兴安岭林涛,加几缕艳阳下椰风的安宁……
绵长的牵挂,在这里汇聚:
从天山的果园,寄来退伍老兵的葡萄干的甘甜。
从呼伦贝尔草原,传来网友图雅的祝福。
从青藏高原,带来希望小学孩子们的哈达的深情……
这里,有祖国最南端的邮戳。
这邮戳虽小,但一个小小的圆图哟,却常常围住十四亿双眼睛。

海岛上,小小菜地

一包沃土,凝着故乡的深情。
一包菜籽,捎回乡亲的叮咛。
探亲归队的战士,在盐渍的岛礁上,铺层层希望,撒一把把心愿。
台风。炎阳。暴雨。海浪。一次次的萎黄,一次次的播绿……
烈日下的呵护,让菜苗感受到浓浓的春意。每一片绿叶,都深知滴水的不易。
你看,它们便捧出了
潇湘的红,岭南的翠,巴山蜀水的辣,闽南桂西的甜……
在海风与绿叶之间,战士们听到了故乡的方言,看见了乡亲的微笑。
在海岛上的小小菜地,战士们的心,便走近了祖国大地上的田园与炊烟。

在七连屿礁盘拾海

这边,拾撷繁花争艳的原野。
那边,采摘奇果硕实的田园……
一步,踩响一声惊叫;一步,踩到一串欣喜。
踏上礁盘,就走进了春华秋实两个季节。
看哪,龙虾耀彩甲,螺贝斑斓斑;礁响,雷公蟹扬双钳,石斑鱼游藻丛;这片,紫菜摇曳裙袂;那块,珊瑚展娇姿……
撩开清澈碧澄的门窗,龙宫,就敞开了多姿多彩的传奇。
此刻,层层水汽酒化的夕日,鹿如车轮,在涛韵浪尖上,幻化,漂浮……
恍然接近我,说:这不是童话。

这里,是永兴邮局

里放飞:
给西湖柳浪,捎几串南海鹭鸟的问候。
给珠江灯河,添几瓣三沙夜光贝的风采。
给兴安岭林涛,加几缕艳阳下椰风的安宁……
绵长的牵挂,在这里汇聚:
从天山的果园,寄来退伍老兵的葡萄干的甘甜。
从呼伦贝尔草原,传来网友图雅的祝福。
从青藏高原,带来希望小学孩子们的哈达的深情……
这里,有祖国最南端的邮戳。
这邮戳虽小,但一个小小的圆图哟,却常常围住十四亿双眼睛。

母亲的三伏“三晒”

双抢结束之后,母亲又忙着晒伏。那时,我们住的房子还是砖木结构,梅雨季的潮气不易散去,从箱子里拿出来的衣物总是带着一股霉味,床单被子也不够清爽。母亲除了每天打开家和窗户,让热辣的暑气进屋赶走湿气之外,还会翻箱倒柜地把被褥和一年四季的衣物都搬出来,轮番挂到院中的晾衣竿上、石榴树上,晒上两三个日头。母亲说,晒伏也是晒霉,不仅是祛除梅雨季带来的霉气,也是驱赶过去半年的霉运。因此,晒伏的日子里,母亲每天都会一丝不苟地拿着一根竹竿在悬挂的被褥上敲敲打打,时不时地翻动物物,确保每一条纹路里都得到阳光的眷顾。天气转凉时,当我盖上温暖厚实的被子,穿上干爽蓬松的棉衣,似乎还能感受到夏天晒伏时阳光的味道。
母亲在三伏天还会晒笋干。夏天的竹林多鞭笋,不仅可以用来做端上餐桌的菜肴,还可以用来晒成解馋的零食。母亲在锅中加水放入生抽、老抽、糖、盐、料酒、茴香、桂皮、香叶、干辣椒,煮开后放入焯熟撕成条状的笋肉和花生。汤汁熬干后,就可以把笋与花生均匀地平铺